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
四



公羊義疏三十九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

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

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

注：据原仲也。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据以難。

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

年中卒。君子恩降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

從正。〔疏〕

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爲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彼為魯主，故為恩隆。王者，此為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曰：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孰尊孰卑，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為譏世卿，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為下大夫書字常辭，不稱王為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

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為秦伯，此書人，知為貶晉。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疏〕

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蝨作蠹，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蝨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蝨者，本飛從地上而下。

至地似雨尤醱〔疏〕

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蝨，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蝨，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先實後石。

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鈔皆云：蝨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墜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墜也。亦作墜。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墜也。爾雅釋詁：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

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醜。○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貫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階。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眞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縮。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貫。蠶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蠶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

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婁。貴近妃

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

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蠶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

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卽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蠶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譬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蠶猶衆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蠶之言。蟲亦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蠶之爲言。衆暴寡也。說文螻部。蠶。或从虫。衆聲。作螻。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螻。故何氏如此解。○注衆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焯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焯云。羣上穀梁疏有衆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蠶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舍琴云。螻起乎食。蠶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蠶。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蠶數

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由改翁。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蠶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蠶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蠶爲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此卽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蠶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爲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爲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据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

注据兩至救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

○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卽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卽以救江。亦

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

爲諛也〔注〕諛詐〔疏〕注諛詐○公羊問答曰：注諛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諛，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按師古被注云：諛詐辭也。衛風

淇奥篇傳：訓諛忘者，蓋避之假借也。廣雅釋詁：諛，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懷詐諛之辭。注：諛，詐言也。藝文志云：佞詐諛而棄其信。

其爲諛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

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

注救人至云爾○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

也。侃，椎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諛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與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按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稱女○舊疏云洪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

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其文故爲

略〔疏〕

注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爲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是逆與至共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

高子曰娶乎大

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

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其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

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

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

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述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賈○

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也。○明不言逆女子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爲略故也。○注不稱至廟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備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共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氏，以張君子不稱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

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卽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齊壬寅，月之朔日，按於麻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以碧玉，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疏〕

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玲。周禮太宰職：太喪贊飯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

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斃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玉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磬作璧，白虎通崩斃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頰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瓊。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欽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瑤。周書王會解：王元璆：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搯土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粢。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粢。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

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贈何〔注〕据宰啗歸兩贈不言且也。連贈何之者。嫌据贈

言歸〔疏〕

注据宰至且也。○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是兩贈不言且也。○注連贈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即嫌實此贈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贈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

連含贈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識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

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

〔疏〕

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譌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贈。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贈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贈。今榮叔以正使兼之。

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粉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送。贈。臨。同日而舉。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遺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贈。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贈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送者。又云上介。則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專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贈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爲禮。辱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送次之。贈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

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說。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共諸侯含玉之文。卽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則妾職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贈。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倍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造其上。大夫來又贈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贈仲子言天王。贈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贈。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遙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寧得責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齊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籛青。言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贈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

豐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既謂太早。故讓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讓甚。諸侯有疾。即告天子。能即遣人致含。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夢。○注主書者從含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讓其含。而并責言且踊者。因讓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顯臾之姓。〔疏〕

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經。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

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仲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仲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屬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詁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葬爲天子。誓陵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

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疏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間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服。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彭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彭又啟。服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彭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歷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顛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疏〕

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

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平王以四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至禮也。○何意以歸舍以辱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土有棺中之賜。記稱舍。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舍贈姜母。當文見。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嚭來歸。贈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躒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諫。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躒事。閏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讓而自明者也。宰嚭齊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錫舍贈所不當。舍贈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爾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嚭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疏〕

通義云。不月者。自穀之役後。春秋遂以秋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郟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郟徙。此後復還郟。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郟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都縣。爲附庸。卽今地也。縣入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郟。謂之郟郟。傳所謂遷郟于都。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

丹水故城爲舊郟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

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泄水篇潁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晉縣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

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

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華說文華叢生艸也象華嶽相並出也凡華之屬皆从華讀若泥業大版也从華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樞蓋許男本

名華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包氏愼言云十月甲申月之十九日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

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謹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謹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

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

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

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

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殯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鄭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讓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疏〕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

子道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

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

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則履是雙之同姓，言恐禍及已，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離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

射姑

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

泄下曰漏。〔疏〕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關，下關則上雙，且關且雙，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

穀梁傳，射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

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鄉，先軫、郤濬、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疏〕

左傳：買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買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買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狐偃夜姑事，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殺，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何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得

追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

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舊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愾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讒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

包氏慎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蓋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歷官於此年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讒時史之說。非僅謂閏月之不

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緣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閏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欲視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溲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

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闔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知

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廟。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廟。說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卽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禋享。誓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誓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慎。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慎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蓋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市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與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雉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感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

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屨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屨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屨卽春秋之屨也魯既有屨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且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義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高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義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高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高朝高追高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高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期爲之則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皆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

曷爲不告朔〔注〕據具月也〔疏〕注據具月也○校勘

記云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神之莫敢渎也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登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

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頌朔不及也頌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

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

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閏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

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之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譏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

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閭。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閭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顧。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胸〔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於歷當為二月之十七日。歷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胸。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叢也〔疏〕

注據取叢也。○舊疏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即僖三十

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韓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邾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

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疏〕

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為扈盟深諱。故為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

邾婁與取須胸為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即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邾。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放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句諱。下注乃申

明所以深諱故也。虜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廬。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并爲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諱故特爲諱辭。按上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爲示諱也。孔氏本穀梁爲說。

遂城部〔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疏〕

杜云。部魯邑。卞縣南有部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

間。而邈部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部是也。一統志。部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胸爲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

左氏釋文。王臣。木或作王臣。穀梁作王臣。釋文。木或作王

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木或作王。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王形近易混。○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齊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

宋二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故使無大夫。〔疏〕

傳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婆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

故明之。其有他義者。卽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卽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考宋世家。諫泓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爲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

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厯爲閏四月二日。左傳傳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卽此大事表云。闕顯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

縣四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昧以師奔秦。〔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本同。監。毛本。昧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蔑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

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秦師敗績。〔疏〕

注据秦師敗績。卽上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

敵也。

〔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注〕据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

注据無出文。卽第二十八年。衛

元咺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味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味也。

貶曷爲貶〔注〕据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

〔疏〕

注据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

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

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

穀梁傳曰：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

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間。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衆以出在外未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彈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味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味返而趙盾更謀，夷彈定位，起師擊秦人于令狐。時先味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味昧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味。晉子射于壘相之圖，真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秦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抵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何以

不言出〔注〕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

注据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遂在外也。

〔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

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

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

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爲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

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据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

注据新至盾名。〇卽

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

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眅，晉大夫。

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眅。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

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疏〕

校勘記云：眅，諸本同。唐石經眅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

郤克映魯衛之使。字从目从矢。釋文。映音舜。木又作映。丑乙反。木又作映。音同。今釋文映亦誤映。映誤映。○注以目通指曰映。○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映於魯有微否。曰此亦如漢齊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映音舜。木又作映。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映。木又作映。音同。字書云。映。曠也。以忍反。此卽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書叢錄。成二年傳。郤克映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釋文。映音舜。又作映。丑乙大結二反。按玉驚。映同瞬。五經文字。映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映字。映。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映當是曼字之譌。說文。曼。舉目使人也。从支。目。火。劣。反。曼作眩。與映字相近。而譌。按。洪說是也。亦謂之胸。史記項羽本紀。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諱字音義亦通。故曼讀若颺也。又按玉驚。映。目動也。以目通指也。與曠同。莊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曠。注。目動曰曠。說文。曠。開闔目數搖也。亦與曠通。說文。曠。目動也。西京雜記。陸賈曰。目曠得酒。亦與瞬通。集韻。曠。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胸通。說文。胸。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胸。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則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屬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王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趙盾。遣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

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

注謂之至同惡○
僖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
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
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
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再狄也故謂爲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
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
酉當七日丙戌當爲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

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范云衛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衛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

釋文于暴本又

作曠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維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維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維之戎二傳文經無伊字省文也伊維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搗拒泉舉伊維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搗拒泉舉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維戎凡近伊維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知齊三月遂以夫人嬖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

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

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

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

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教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

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聽其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數有所私女子宮。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數直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知也。未知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知也。亦本

此為說。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注正其至壅塞

○壅。釋文本作雍。今亦作壅。倍二十八年。衛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知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爾。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知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即正其義意也。包氏慎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難辭。彼遂以有疾。故言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也。數罪重于遂。故何氏彼注云。數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者。止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祭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記為斷耳。何以不言出。〔注〕據慶父言出奔。

〔疏〕注據慶至出奔。即閔二年九月。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赦罪明。

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疏〕注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可。使。往。明。尙。未。出。境。

不令遂往。放出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有齊人脅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數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日見。

有罪則不可
使往之恥起。

螺〔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

及晉處交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雜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歛，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澁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違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注

天

子聖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冢宰、司馬兼宗伯，司

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爲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爲大司空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洵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勤。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曷

爲皆官舉〔注〕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

注據宋至官舉
○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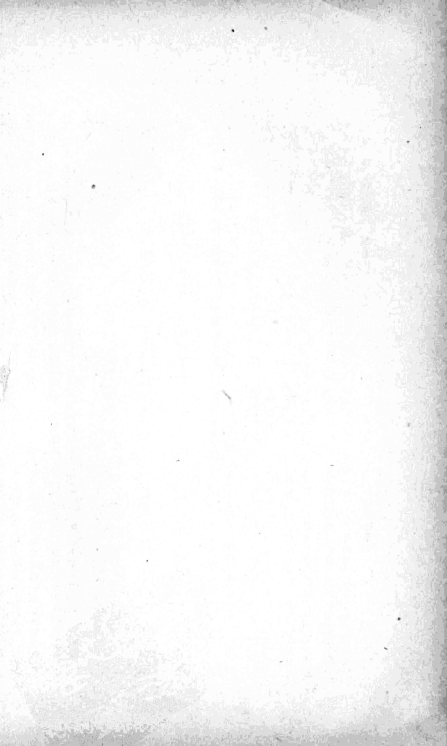
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

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

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

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會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

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矣。人。



公羊義疏四十一

文九年盡
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

注據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

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

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

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

未稱王。

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俱繼體。

其禮不得異。〔疏〕

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

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

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注〕各信恩於其下。〔疏〕

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順命成。

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殯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者有踰年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即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英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

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難之。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魯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奧，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

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屬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歿。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

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

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綿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論何月。踰年正月。皆卽位也。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注〕 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

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

注孝子至稱子

○繁露親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南面。稱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是三

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倍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卽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生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靈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涼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謂作梁闇，謂之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鴉鵲之鶴，書釋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涼闇，所引當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櫟於東墻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凶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聖，釋名：聖，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壁爲之，蓋柱楣翦壁爲一偏壘，壘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聖，既祥又加黜，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實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實補曰：冢宰聽治，其謹有可考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常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木論語聽下有於字。與楨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尙書攷異云。掘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翦截無以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尙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尙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

非禮也。〔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

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敦彙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王者與。

〔注〕據末稱王曰非也。〔疏〕

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

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懋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

曰。是子也。〔注〕雖名

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

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

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卽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

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三年，然後稱王，乃斷虞芮之訟，後

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申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尙書運期，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歲注云，周文王以戊午，歲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歲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歲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

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國〔疏〕

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論封而弔注論封越境也或爲越疆自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

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郡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擗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嚴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論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遠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寧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子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子齊逆至共文但言子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

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愷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

書〔疏〕

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

桓

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知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

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

〔疏〕

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懼，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

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屠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讓，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讓之，故禮之爲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彌弔，上彌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則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

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綿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綿而奔喪。不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僮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爲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綿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曰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卽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昭。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昭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透露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彌土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意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

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雅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

注出

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

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

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

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卽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

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

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疏〕

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

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爲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緣。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

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卽此注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梓白、莒弑君庶其、齊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彌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魯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止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

釋文：椒，一本作蔣。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蔣。漢書古今人表：楚蒍舉，師古曰：卽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公所聞世，見升

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

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蔣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自見。○注入

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僉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置子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帶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唯此爲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注。據屈完氏。○即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是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不可

卒備。故且以漸。〔疏〕

校勘記云。浦鐘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請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義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

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爲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尙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禦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爲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強爲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醇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適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

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襪〔疏〕

左傳作襪，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陸作襪，石經此處闕。釋文亦作襪。云衣被曰襪。說文作襪。云贈終者衣被曰襪。以此襪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

上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僖，其言歸舍且贈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兼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嚭兼之同義。○注禮王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國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綏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箋之曰：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襪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襪，最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穀，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經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贖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曷爲不言

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

〔疏〕

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卑體當絕

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

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

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

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册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禮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顧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二月辛卯臧孫辰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齊辛卯月之二十三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

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僖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於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卽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

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顯其善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昧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

杜云宜申子四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

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

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教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蹇有坑

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

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執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

知非沒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鄉士按歷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爲鄉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

左傳作厥貉杜云厥貉地名闕古厥屈同部假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卽闕黨童子

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耶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豕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攘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仲基之難作。魯羣會之卒之。弑隱者羣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羣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覆霜乘火。寧可不懼。按莊侍耶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疏〕

釋文。說文作圍。字林曰。萬反。二傳作樂。讀書叢錄云。說文樂。从鹿。圍省聲。籀文不省。作樂。傳寫者省鹿作圍。通作圍。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樂。卷又圍字之省。校

勅記云。按玉篇。圍。懼免切。牢也。圍。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圍。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從說文作圍。今說文。圍。養畜之圍也。無圍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圍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正字何本。公羊作牢。圍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勅記。惠棟云。樂亦作圍。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顧容釋例云。麇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樂。敗樂師于防渚。潘崇復伐樂。至于錫穴。爲樂之國都。則樂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卽春秋時樂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徒趙王遷于房陵。卽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魏

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樂人率百濮聚于選。則樂猶存。蓋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樂有錫穴及防渚。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庸滅而樂亦不復存矣。今與陝西四川接壤。按廣韻二十阮。阮又姓。後漢末。阮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闔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闔國。其卽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疏〕

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卽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

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嬴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卽襄三十年傳。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澳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罔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持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齊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

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

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問之世，敗

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闕中記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磬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磬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鄆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鄆，說文：鄆，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性，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三

丈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妻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典。晉語以汪芒氏之君爲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假借也。方輿紀要：鄆，臨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卽長狄所居。韋注國語封禺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以此葦闕涿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兄弟二

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

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鄆，臨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

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不書者外異也〔疏〕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

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倍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鎗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鄆，臨伐齊，齊王

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

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

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

於晉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注〕據敗者

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

注據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

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

言敗〔疏〕

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

不能害注肌膚堅強瓦石打適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據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

一人文〔疏〕

注據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犁非也按釋文出于犁二字卽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擘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擘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

梁原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

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

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

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郟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

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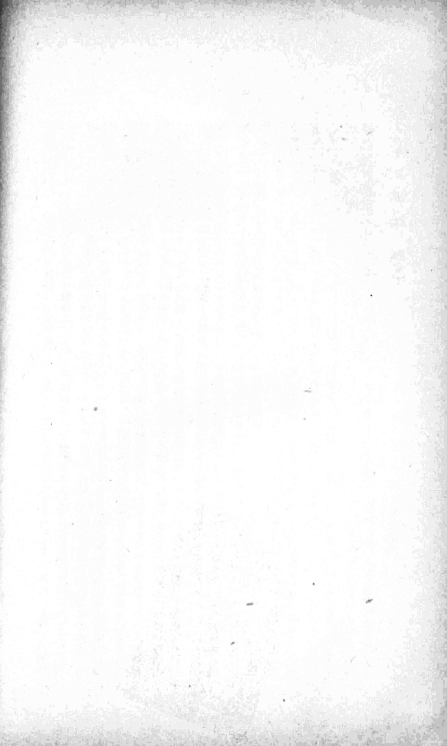
後長狄之操無羽鬪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

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

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暨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

大荒之東徑阻寬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詛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常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鄆木宋本闕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高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郭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貴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疴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蠱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代上之疴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矣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舍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指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亡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卽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隸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微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馮伐楚門子巢卒爲

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闞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楨。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楨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異。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弑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庸，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闞，弑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楨，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弑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弑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弑。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弑。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楨、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公羊義疏四十二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

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鐘鄩邾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

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疆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郕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

注與郕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郕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郕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厚遇之異於穀鄆也書者喜內見歸則

此書來奔皆與郕子同當亦爲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郕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卽鄭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衍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衍爲比可謂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爲難何以不名者以郕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按勸記出尤云郕本同閭監毛本尤誤猶前爲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爲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鄆侯郕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

則盛爲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賜爲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爲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

包氏愷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

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傳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疏〕

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懸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情理。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妹二人。前後俱爲杞所襲。杞何強暴。魯何懦弱。至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

鳳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敵，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

其稱子何？〔注〕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據伯姬卒，即傳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

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實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尙書周有巢伯來

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

左氏穀梁遂作衛。古遂衛同部字。禮記月令。審端徑衛。注。衛周禮作遂。又學記。衛有序。注。衛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衛有序。遂有序。管子地度篇。故百家

爲里。二十爲衛。衛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遂。遂者。遂其故事也。遂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卽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爲化。化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

荀子大略云。春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何賢乎。

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

注据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

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遂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速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

以爲能變也。〔疏〕

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晉。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

本紀。繆公益厚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郟。以報般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般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僕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據左傳。則此事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暗。還歸。作秦誓。則作在敗般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誓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調言。

之悔也。其實敗戰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心。一戰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揀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經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營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其爲能變奈何。

惟譏善諍言〔注〕譏。淺薄之貌。諍。猶撰也。〔疏〕

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證經公能變之事。○注。譏。淺薄之貌。○惠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

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尙書無大抵。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夷。夷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譏之言。任仇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譏。譏靖言。靖與諍同。釋文。尙書作載。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譏。夷同韻。載亦同部。得通。齊釋文引馬注。辭語載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諍。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載。載善諍言。調字下引之。今文秦誓。夷。戈部。夷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譏。王逸注。楚辭引尙書。作譏。靖言。皆今文尙書也。諸家作譏。許作夷者。同一今文。而有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諍。許作調。不同也。按。許以譏爲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諍。猶撰也。○釋文。諍。本或作調。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諍。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價。鄭注。僕。讀曰諍。諍云。言善也。祭統。論讚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諍。又作僕。卽其證。續書叢錄云。諍。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諍。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尙書秦誓。惟載載善諍言。說文。調。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載載善諍言。又引周書。夷。夷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調。是後人依尙書改之。段氏諍字下注云。夷。下既引夷矣。而諍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譏。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諍。諍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譏。善也。賈逵外傳注。譏。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爲言辭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諍。同部字。撰。諍。皆從聲。與扁亦同部。古耕青兩有與。眞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調。此作諍。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懸空結撰。易以

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諛諛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疏〕

注俾使也。○詩

鄭風綠衣云。俾無說兮。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為使義。○注易

意猶輕惰也。○九經古義云。書意作辭。籀文辭作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惰詁

怠也。襄四年左傳。賁貨易土。注。易。猶輕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你之休。舊

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為輕惰。非是何意。謂諛諛諛諛言之人。能使君子輕

惰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卽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惰。釋文作輕惰。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

書注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

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召曼。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

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癩。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

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孫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

氏玉裁尙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為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為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

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為矧況字。謂此諛諛

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矧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尙為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碑況作兄。管子

書皆以兄為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惟一介斷斷焉〔疏〕

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焉。故

讀為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尙書作焉。說文斤部。斷。斷。斷。也。从斤。矧。矧。古文絕。又

曰。詔。古文斷。从彳。彳。古文與字。周書曰。詔。詔。詔。無他技。矧。大學作兮。兮。焉

矧皆語辭。按斷从彳。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木同。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

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

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尙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尙書音古貸。

反，則陸氏所見尙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爲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爲訓。按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實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實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爲左介，右爲右介，卽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個作一枝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卽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木又作琦。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卽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回，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后言云：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闖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復尚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尙書令韓詵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

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

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

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御也。御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芻蕘。能

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擊厲也。是輾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卽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爲經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

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

注是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注秦

經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僕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慶父。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繫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諫諍之言。任乞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

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積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爲其從伯者。攜楚書師。以錄功。嗣殺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始與魯爲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齊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一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疏〕

包氏愷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水濟縣東南五里有蒲

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灌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卽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葭鄆。以汾濟爲河東。故以華陰爲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卽今閿鄉。殽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圍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成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水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

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

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秦伐晉。見晉爲主也。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

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其所好者，殺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爲

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泓不言曲〔疏〕

注据戰至言曲〇見傳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

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

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龍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質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涿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爲在蒲坂縣南者是。〇注河曲至曲也。〇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編

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遺離之嗜。二國之罪均矣。穀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關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颺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間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郭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

厲衆。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君邑臣邑也。〔疏〕

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假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良亭。良亭。即鄆也。彼

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間。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城。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四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運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爲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運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瑗。邪姑幕邑。南四十里。良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圍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瑗。邪姑幕縣南良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衡水南。至下鄆。

入泗孟康曰故郟邑今郟亭是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郟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郟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圍城是成四年所城郟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四郟也今郟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瑯琊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郟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郟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郟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闕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爲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卒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強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

有餘故復盈爲諱〔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郟本會字上有彌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彌會其孤有彌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

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歿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期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例

不書葬然。故言益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彌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書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籛條卒〔疏〕

左氏作籛條。按說文。籛。籛也。又籛黃。籛職也。是二物。竹部。籛。籛條。粗竹席也。籛。籛也。籛條。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籛條。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

用邾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

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皆作至于秋。此說。○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郟。二年之間。五國之。內城二邑。飢。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盟會。公孫放會督侯。又會諸侯于垂。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爲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

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殿。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庭。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

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禩。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按。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太叔儀爲世叔儀。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契穀復華下民租田口

算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榘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至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繪文作敵又支部數毀也是壞數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敵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

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

室即公羊之世室也被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

封是爲魯公明堂

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倍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

公稱世室〔疏〕

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爲世室魯多股禮是亦法股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體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統不可爲典要也且明堂位

亦多

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尊周公〔疏〕

舊疏云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

則其實一也。蓋魯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闕監。毛本。上作尙。按尙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

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

禮記明堂位注。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武公廟。卽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世。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

正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傳廿四

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

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

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

廟也。○齊洛語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說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實殺纘成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說諸孔傳。王爲冊書，使史說諸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旬，蓋其諸辭也。知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問之類，或爲伯禽之諱也。當卽史說所視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一獻，一醜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駢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實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常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禋，太室卽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圓，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說：引洛語王入太室禋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曰：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語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蓋明堂之德，是也。○注尙書至是也。○齊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備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彌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快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爲周公。○注：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

爲周公之後。

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爲周公主〔注〕如周

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

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

通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散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鐘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卽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黧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而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蕪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册中語。○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纒。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爲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

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行。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譯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爲周公者可證。然則周公曷爲不

之魯。〔注〕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

注據爲主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

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

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疏〕

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尙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

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且有勤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倍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邇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注云：使遠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

校勘記：出用白牲，云國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

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辟欄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肯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天子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云：禮郊特性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饋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苟禘之徒，據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非禮。康周公歟。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襄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性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僭

亦非敗屬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雖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駢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繁露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濬。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恒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尙之色之牲幣。似祀其先祖。如宋祭股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于旂上。素車。股禮也。魯公之郊。用股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屢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羸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用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寤泣。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尙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不。僅。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郭本謙作嫌。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是夏黑牡也。舊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

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蓋苦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魯公用騂犗。〔注〕騂犗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

以脊爲差。〔疏〕

注騂犗主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犗。故知騂犗爲赤脊矣。引之譚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犗。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犗。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

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尙黑。殷牲尙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尙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犗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犗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犗。故知騂犗赤脊。釋文云。犗。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犗。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曉曉。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鬣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字。古止作岡。騂犗爲赤脊信矣。天子騂犗。純赤。諸侯騂犗。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犗。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騂犗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犗字從岡。其義何取。○注魯公至爲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犗。魯公廟用騂犗。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赤牲也。從周制。以脊爲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爲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纁。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鄭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祀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

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爲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卽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

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子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殷事用鬯可也。注。鬯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爲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尙不敢與文武間牲。故以昏爲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牲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牲性。犧牲之屬皆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子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子不辭。作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事故禮運疏引魂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据牲異也。〔疏〕釋文云。盛。棗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周公

盛〔注〕盛者新穀。〔疏〕

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稻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兼與廩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

非詰盛爲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卽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

上以新也。〔疏〕

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濇。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濇。覆也。亦作燾。廣雅。釋詁云。燾。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一本濇疑燾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燾。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云。

燾。戴也。亦謂以舊穀藏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火部。燾。覆也。周禮司几筮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覆也。舊疏云。正以燾詰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各半也。

羣

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給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

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

齊勝錄云。釋言。廩。鮮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鮮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濟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濟之濟。濟。雜也。卽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濟廩聲相近。此舊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憐于无陽。鄭注。憐。讀如羣公濟之濟。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憐。憐。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濟。按說文五下。喬。愛濟也。從來。向。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鮮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公羊有殿。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康成所據。殿氏本作羣公濟。濟。古讀如廩。濟。廩聲相近。故文異。廩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蓋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廩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愈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齊多闕。無可考矣。讀齊叢錄云。爾雅釋文。孫炎曰。鮮。臧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爾雅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疏。廩者。希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濟。濟亦希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尤爲詳贍。俞氏懋曰。宗廟棗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廩。曰濟。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廩者。冒也。覆也。何氏訓。廩爲冒。疏謂。廩。詰爲覆。若周書。廩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廩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鮮也。鮮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說亦曰：慶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慶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胃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慶古作濇，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濇讀如羣公濇之濇，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濇猶羣公懷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樂食精饗，羣公之饋，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樂盛斬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

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

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

隄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沓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愨公上，逆祀也。釐雖愨之庶兄，嘗爲愨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說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至是，陸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霑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誤，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木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摺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疏〕

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晉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齊公至自晉盟，後即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

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

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

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范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大事表云：即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棐林。杜亦云：鄭地。榮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

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

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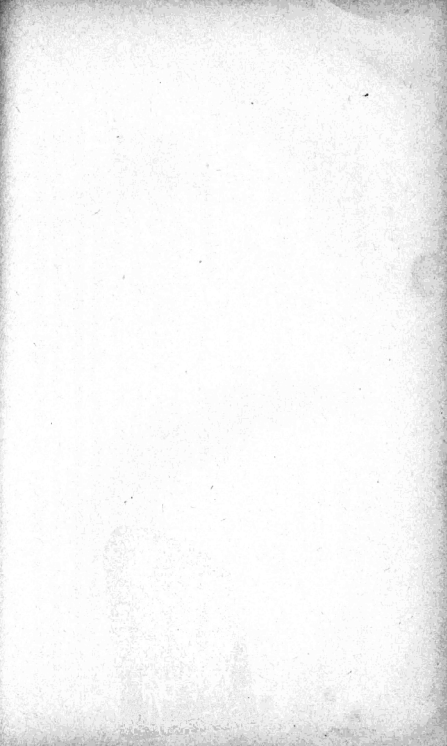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杏。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

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

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

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帥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欲。則黨話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知無名也。大戴禮：木命篇：無所敢自達也。謂無時敢自達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執矣。謂有時助執。執也。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
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恩即救鄭之難
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榮即及晉侯盟鄭伯會公子嬰衛侯會公子沓是也通義云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
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
毛本於
改于非



公羊義疏四十三

文十四年
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疏〕

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

此月故解之爲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

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

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明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篡弑作篡殺音申志反下

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說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薨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實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

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爲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亦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爲公懿。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當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墓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盟下

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

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睢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新城亭也。春秋文十

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之起。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

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彗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

飾勿注。彗，竹帚，是也。彗，卽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文云：彗星，光稍似彗，是也。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棓長數丈，兩頭兌，蓋皆彗類，故爾雅釋天文，彗星爲棓，棓，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棓，棓，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尹子曰：彗星爲棓，見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荊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棓，三曰天棓，四曰彗星，此四者皆爲彗。按彗卽彗星，學，棓，棓，與彗同也。管子輕重篇：國有棓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

北斗何〔注〕据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字名〔疏〕

注据大至字名。○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

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据以爲難也。按注字字疑星之誤。

北斗有中也〔注〕中者，魁中。

〔疏〕

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据字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字星見北斗中，大臣諫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

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搗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類聚引又云：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四星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字者，邪亂之氣，彗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

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

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學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學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學者言其字李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云李星之旁氣李字然也穀梁注引劉向

曰蕪星亂臣之類○注蕪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蕪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蕪也以除穢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蕪所指之處弱也○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遊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爲天之樞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閻監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蕪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城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蕪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皆弑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學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咸陵京師武折大齊皆李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占經引感

續符云。李賊入北斗中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
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
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
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
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邾。爲吳伐中國之始。
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
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
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今左傳穀梁作捷。
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

捷接二字。
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
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

〔注〕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

注据言至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
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子于頓。爲入國得立辭。

此言納接蓄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爲惡此弗勝故爲大

〔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爲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

惡也是鄭伯以勝爲惡也彼以勝爲惡故此弗勝爲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蓄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

〔注〕据伐齊納子糾不能納〔疏〕

注据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

也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

穀梁傳是卻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爲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接蓄于邾

以納接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

注沛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

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滂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滂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滂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威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而

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蓄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

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

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

之自出時已歿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筮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子以其指。〔注〕指。手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

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卻缺。言子以手指指麇子。則接蕃也。四。纓且也。六。郭妻。令使納接蕃也。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駢指。枝指而修於德。附贅懸疣而修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

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透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蕃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纓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虛擊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蕃猶人之四指。纓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纓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四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子

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邦婁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服之。何調爲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

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條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纓且。

亦欲服邦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邦婁者。〔疏〕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邦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貴則皆

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

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

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騰路故聘婚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衰世諸侯不能如禮也釋且元妃所生則釋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節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爲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婦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婦與二媵較貴賤也

雖然釋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

以年長故立之〔疏〕

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釋且正接菑不正也穀梁云釋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卻缺

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

校勸

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說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讓焉趙匡曰此乃讓其不量力而勞師爾開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開義則徒善之大者非徒无

告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

通義云：據傳言卻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專師少文。

貶。曷爲貶？〔注〕據趙鞅納蒯聵不

貶。〔疏〕

注：趙趙至不貶。○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是其義也。

不與大夫專廢置

君也。〔疏〕

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卻缺之伐郟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緹地千里，過宋鄭驟，薛實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

復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與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舊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

曷爲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實與。

〔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

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

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

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

〔疏〕

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是諸侯

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擊頓也。按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擊以郤菑也。郤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郤國，又非郤君，故不稱郤接菑也。然則劉曠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擊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郤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擊于郤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

大夫。〔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齊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弑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滅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脅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尙爲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尙爲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注〕据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

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

注据弑至齊也。○即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以難。○注連名至從也。

○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襄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

成君

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疏〕

通義云：已，已代商人也。

舍立乎其位，而實卽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墓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弑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弑之。○舊疏云：正以弑舍不嘗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成死者而賤生者

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

日者，與卓子同。〔疏〕

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

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爲。○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爲貴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據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

賊也。按穀梁傳，會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會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注，會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會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富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會立不正也。已成會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會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會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

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

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

按莊元年有單伯送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間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

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

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

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

即此及莊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雖為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濇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鐘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

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

校勘記出淫乎云唐

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公妃單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

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

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

注深諱重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闕

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按內辭者。爲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爲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卽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子歸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卽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爲魯諱道淫。何爲又起之與。○注齊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卽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所謂微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傳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爲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

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

注月者至

秉政。○泄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卽公子遂是也。○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爲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此本三字。剗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凡在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以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

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宜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

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脅我而歸

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

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

錄與子叔姬異〔疏〕

校勘記云：脅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

列傳上使灌公持節問貫高。篋輿前服虔曰：篋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薰除也。章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林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篋，舉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篋輿諸說唯

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章昭音如頰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篔竹與也。峻與筍。籒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與皆去聲。亦作擧。作擧。又車部。輦。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畚楬。樹者土壘。漢五行志作輦。是楬乃輦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卽楬。一作擧。夏本紀正作擧。漢書漕志。山行則楬。章昭曰。楬。木器。如今擧。林人擧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作擧。或駕馬。或人擧。皆宜用之。徒土則謂之土輿。卽公羊之筍。左氏之輿與也。用之昇人。則謂之楬。楬卽漢書輿輶而越嶺之輶字也。禮經輶軸。卽輶字之異者。注云。拱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輦。但以竹爲之。或馬引。或人擧。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散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卽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灌公持節問之。輦輿前章昭曰。輿如今輿。林人昇以行。章注。輿上當有輶字。說文云。輶。竹輿也。是筍亦輿。林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輶無疑也。从木則爲楬。爲輦。从竹則爲筍。爲輦也。漢書嚴助傳。乘輶而隨。輶。服虔曰。輶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輶絕水曰輶。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輶輿也。師古曰。服音瓊。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輶過領耳。何云輶絕水平。如師古說。是輶爲輿。林。卽今之肩輿也。按。楬卽輿。林。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草以爲如今輿。林也。楬。揭音近。故本紀作擧。擧作擧。亦是假音之字。橋與輶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輶。橋。先是敕羌盧橋不得入伏。爲有司所奏。免官見源。盧橋卽盧橋。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擧。作擧。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散死已數月。卽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章郭三家之說。或如拱林若長林。人昇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懋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懸其板。使人昇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處之筍。攻工記梓人。爲筍處。鄭注。樂器所懸。橫曰筍。從曰處。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卽相通。橫木以懸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懸棺。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林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林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

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屬。宣十二年左傳服注。屬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屬。士冠禮設屬鼎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筓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漵公持節問貫高。復與前服曰。復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覆除也。陸氏音筓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復與不妨亦有筓名。然散死已久。而猶得於篋與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筓。峻也。是筓處之筓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鄭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散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卽取散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晉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闕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曰。齊人弑其君。

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其。〔疏〕

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卽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弑其君處。曰。見下十六年冬。齊人弑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

宣公弑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執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莒弑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

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書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決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媯竊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爲體，有功於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媯，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媯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術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卽其絕于邦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辱耳。聖人目觀時變，舉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尙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据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疏〕

莊十年傳

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据而爲難。通義云：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卽入其國也。○注据甲至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

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

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秦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卽

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蓋誤。國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

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

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既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俱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

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

絕來歸〔疏〕

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

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

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

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

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爲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古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隱乙是也舊疏卽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闕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爲文卽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卽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爲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爲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爲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爲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爲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

父母意恩闕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鄭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闕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郭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

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覆契兮。

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恢。廣雅釋詁云：恢，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贈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藤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爲郭，作雒篇曰：郭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榮洛水，北因邾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知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

旁各加五呀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圻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

入郭書乎曰不書〔疏〕

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郭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臯門經但書圍是也若旁微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郭襄元年

晉伐鄭入其郭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郭故動懼我也動

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

去幾亦入我郭故舉入郭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
通義云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郭恐

懼震動故書以見
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据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据盟〔疏〕
注据序至据盟○舊疏云据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据盟者嫌直据盟

問之通義云据鄭伯言逃歸不盟
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据之也
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

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

注與齊至與盟

○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子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

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

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閻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

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

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說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廟。廟禮

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爲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

注据有至惡也。○舊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眡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

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

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

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

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

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疏〕

左氏作都丘。穀梁作師丘。鄭。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蓄丘。故買氏云。公羊曰蓄丘。穀梁曰師丘。

今左氏經作鄆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厚。厚，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厚。厚，則唐以來本不作蕃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買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鄆者，也。秦伐魏，取鄆。鄆，謂是邑矣。杜云：鄆，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鄆，新鄆。河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鄆。鄆，漢改爲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鄆城也。方輿紀要：新鄆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蕃。鄆也。後人見左氏作鄆，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蓋蕃。鄆，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漱澆。〔疏〕

注莊公至漱澆。○莊二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

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澆，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澆。此曰泉臺，應是一地。

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

以地名之。〔疏〕

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

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

謂此名泉臺故也。

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

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爲之已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

知例皆時。〔疏〕

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注築毀至皆時。○

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

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鄆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

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庸。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尙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尙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曷爲使虜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虜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疏〕

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宋世家亦作杵白。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白。杵正字。處假借也。

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

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弑其

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

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稱人。掌丘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義夫人使稱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爲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弑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聞弑。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闕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

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

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

闕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弑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

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辱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闕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

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賈侍中說。梟謂斬首倒懸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舉。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麻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効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將軍。將軍有罪。以問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從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刑。刎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腹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華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恣倒。古文學。卽易突字。考恣正梟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弑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倒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

通義云。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

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經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

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蓋云秦穆公卒，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葬。十二年使蓬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穆公能變道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誦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穆公能變，何爲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爲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喪，亦不得引以爲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爲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爲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注〕。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

宜當坐弑君〔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通義云：諸案左傳，弑之者公僕邴歎，與其驂乘闔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墓不去日，處白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墓明當葬，知不葬，誌公者，

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弑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弑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閻監、毛、木、同、郭、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弑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弑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弑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爲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弑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弑君，舉國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書注，不與念母而譏忌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者，猶爲商人實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視然事之，則宜成其爲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疏〕

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爲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稱爲使大夫爲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貴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

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

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隱之也〔疏〕

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弑也〔疏〕

釋文弑作殺音弑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弑

弑則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

注据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弑而日故据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

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

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

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

復反〔疏〕

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

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据正史記魯世家

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伋伋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

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伋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平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子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秦

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何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藁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

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弑。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嘉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注〕據莒人弑其君密州〔疏〕

注據莒至密州。○卽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

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爲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弑者皆書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弑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闕閔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弑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公羊義疏四十四

宣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

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爲倭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倭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敬子卽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叔父。是宣公爲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倭。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卽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

義異。故復發傳。〔疏〕

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

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復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開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旣於桓示法。則從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

公文〔疏〕

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旣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

逆使觸者。宜書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僂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爲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弑君之賊。若去公子。卽嫌爲觸弑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畢。納幣爲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卽下八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隱二年書紀履緌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尙有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母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權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貯蓄。絕而賤之者。彼告權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緌來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緌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遂逆女子

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

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

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據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據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貶曷爲

貶。〔注〕據俱至也。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

〔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

違。故據爲難。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

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

注据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

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

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

夫妻畔合也集韻畔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諱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云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閻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卽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

〔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

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

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公不親

迎危錄之例也〔疏〕

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

云在塗稱婦與此遠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子齊成十四年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

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禮有賈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曰：「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閔、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爲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爲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違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違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

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卽往是衛焉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

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此其爲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

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

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授神契曰：三諫待

放復三年，盡愴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冀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雷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尙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琦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旣云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旣云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旣云導之出疆，是旣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

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水風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微墨，云鄂水，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繹，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如微繹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蒼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棘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微墨，實于叢棘，而後公，廂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闔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貽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闔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微繹，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疏〕

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魏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

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

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疏〕

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

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篡我之人，作詩自傷，是以篡我爲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尚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婦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宥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詳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餼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往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卽周禮旅師所云。新貳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餼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以上。政。常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到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與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閔。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閔。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鐙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致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曾子問本。與與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已既思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

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奪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君子以己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經而已亦不可自奪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己喪禮也惟其如此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

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綈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

入宗廟〔疏〕

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

有爲爲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

卽既練而弁冕卽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卽事蓋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鄭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弗冕云皮弁者

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夏取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

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實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

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鞶鞶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求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皮弁以征。彼疏云。卽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卽成十六年左傳之韋章之附注是也。按字林云。韋。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注夏曰至宗廟。○士冠記云。周弁。殷毋。夏收。當作毋。釋文作毋。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毋。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僉。冕冠重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絲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鄉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毋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卽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纏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股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毋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僂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實用毋收以祭。周弁制如毋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毋名出於樞。樞。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

飲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黻。傳。昂。股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昂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昂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祿將服昂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昂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主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

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狂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魯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緋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緋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卽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爲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庚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君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庚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

〔注〕非古道也。〔疏〕

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

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

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絰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爲命云。鄂本爲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皆甲

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

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同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經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

注已練至乎帶。○禮記問傳云。期而小祥。練冠。

纁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經象縞布冠冠缺項。要經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經除而要經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經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卽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疏〕

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卽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卽

天論。注卽就也。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卽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卽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卽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求遠。是卽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屬於君命。要經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卽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

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

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痛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

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遜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疏〕

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賞閔子要經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

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通順不誦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

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見法而已，所

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曹取之不書〔疏〕

注据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

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爲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据以難也。通義云，据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据傳當云，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

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

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弒立，路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爲長。○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

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疏〕

注据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齊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

取譖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爲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

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

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鐘

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賈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賂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賂之條故舉以況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較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譖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

將〔疏〕

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

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嬖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疏〕

左氏穀梁作斐林斐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斐林在大梁之

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滑水篇華水又東逕裴城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裴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裴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据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

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卽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

嬰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注〕 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

戎盟，再出名氏〔疏〕

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

君不會大

夫之辭也〔注〕 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

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

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

師也。○正以四國實爲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爲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爲盾所會耳。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攜，諸侯莫敢不出，此猶臨之有畔也。亦言諸侯爲盾所會，莫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

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密。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

諱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尙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又玉篇鯛直躬切，又直久切，廣韻鯛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鯛从同音。

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也。又青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肉部。青从充省聲。亦其證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邨之爲歸。訪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殿。蛇夫童之爲夫。鍾厚丘之爲鄆。丘爲師。丘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致崇飲。傳左傳崇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

鹽鐵論論功云。

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鄆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土。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土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閒田少。畿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疇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郟至與周爭郟田之類。曷爲不繫乎周。〔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

注据王至繫王。○卽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

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

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

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

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

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

皆辱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唯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澗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爲楚所併故圖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澗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寧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寧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華元不能死殺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貫軍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衆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閱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

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

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始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貶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以閱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

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以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稱師之義也。殺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二十八日。左氏：殺獯，夷獯作夷皋。玉篇：犬部，獯，胡刀反，犬呼也。嗥也。咆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晉

令皋。注：皋讀爲卒嗥呼之味。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雘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風，而見首，鱗其身，其音如獯犬。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獯，嗥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也。獯，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爲其私也。盾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董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弑君之戒。如曰盾實無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况君即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王，是也。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

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饔飩食郊牛角改卜牛饔飩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

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性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

詳錄其簡甚〔疏〕

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爲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

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爲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伯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性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實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繫下同闕監毛本作潔俗繫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逢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區昏亂亂成於口幸

有季父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哭燻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性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
 知與劉童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麋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
 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
 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麋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或食而生。或不
 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
 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
 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
 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

卜〔注〕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

注据定至卜牛○彼經云。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

在下〔疏〕

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

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

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

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禮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闕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卽大宗伯所記。以實樂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之一。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辰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篤。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爲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

復不吉。不復郊。〔疏〕

廣雅釋言。扳。授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云。扳。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扳。注。扳。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

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蓋卽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爲凡。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當二卜也。

宰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疏〕

注牲宮至絜清○郊特性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宰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壙清除故周禮掌鳥者謂之度人驚露

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象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性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駢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騂牛諸侯以肥牛注犢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騂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犢犢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絜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注絜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宥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犢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絜牲十一月上甲始絜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卽絜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爲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

降稷尊帝〔疏〕

注視其至尊帝○郊特性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還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取稷牲爲帝牲則

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即大夫之索也

郊則曷爲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爲祭天〔疏〕

注据郊至祭天○郊特性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爲祭天

王

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

郊特性云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義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城簡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麤糞蟲成爲己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禋宮注先有事於禋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瓊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稷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據方父事天〔疏〕

注據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

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變得禮也。〔疏〕

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

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實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耐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闕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闕丘所祭帝不同。闕丘所祭者。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編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編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注言殿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闕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性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着

則靈威仰亦則亦靈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亦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逸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慮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為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郭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即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下郊牛不為禫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蕪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讓喪祭不讓喪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

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

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賁即古文賁字陸字从光先讀爲六

故賁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徒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年。魯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安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

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為一也。即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為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為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

年。魯晉伐秦。自為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為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疏〕

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

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弑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即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辭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辭弑其君比。稱國以弑。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弑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

說文邑部郟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

齊地理志郟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郟城一統志故郟國在沂州府郟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卽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

注据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僖如帥師圍棘傳棘

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

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

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疏〕

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

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郟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郟而曰及郟是汲汲於郟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疆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莒及郟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郟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爲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頓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

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

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鼈，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爲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

生主惡者，歸生正彌，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殺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

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既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憚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據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

〔疏〕注據當至爲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

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尙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

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

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

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

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

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

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

譏故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甯嫁連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

疏引何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儀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纁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鶴鳴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箋云曷不薦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論

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賡遠嫁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詰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注言及至夫人，○倍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違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

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雉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鴝鵒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

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鵠，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鵠。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雙雙。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鵠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卽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鵠，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四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郭氏比翼鳥讀曰鳥，有鵠，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翾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闕，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

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
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
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
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疏〕

通義云。春秋託王者

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魂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善是也。舉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据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按傳据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卽桓三年。公子慶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舉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綏。追魂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彌繫之賊。明當急誅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者亦疊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疊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弒，則是以彼二十六年弒則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行弒，則不舉行弒，則者，設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弒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弒君者趙穿也。

〔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

〔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弒君，見其特行弒事爾。

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

賊也。

〔疏〕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遂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

別贖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實，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擬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

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能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惡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故敕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寃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臂也。實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實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感。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差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滿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臂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燮可以立趙盾。燮無臣。許止燮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感。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捨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

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

注据皆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

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教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警樂之罪輕故書葬以教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獫〔疏〕

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

也呼天告冤〔疏〕

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靈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舉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愈

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

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逼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

弑君者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顧之乎言子謂我顧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即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

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

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

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闕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歆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

猶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禍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禍。入諫不聽。出亡不違。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爲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使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使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難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董倫善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

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餽作登餽。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按勸記出雖有

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餽。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餽誤餽。此本誤餽。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物。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注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卽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

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宇。徧揖羣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即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卽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運就內朝。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而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鼓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

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

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併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爲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機。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己。趙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

以是爲笑樂。〔疏〕

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驪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

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在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水命。今趙盾奉糲糶之主。

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按孔氏此論嚴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

〔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

〔疏〕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詳注荷負。

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春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春，蒲器，餅屬，所以盛種。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耨。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裏。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盛糧，誤也。國語周語，俯而畚揭。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揭。注，畚，實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蓋皆以草或蒲爲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糧，爲盛糧之誤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柳以爲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筥也。字書無筥，疑卽畚之聲轉。麥雲謂畚爲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留，留之留，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爲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卽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卽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爲糧。如畚爲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一定，亦無定名，以爲畚，可以爲實，可以爲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闕，其小者謂之

闕，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闕者，知外朝在闕外，內朝在闕內可知。〔疏〕

注宮中至之闕。○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闕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闕，謂之闕。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闕，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闕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子武闕。注，宮中小門，謂之闕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闕，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

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况。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說文門部又云闈。持立之戶。上闈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闈門圭審注。圭審門旁審也。穿竊爲之。如圭矣。是闈卽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闈。是闈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朝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比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種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禮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闈門分內外。見尙春者。遠從闈出。不必闈門定在外朝。內朝外也。趙盾曰。彼

何也。夫舂曷爲出乎闈。〔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舂。乃言夫舂者賤器。

何故乃出尊者之闈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性。俗字。曰。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願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

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旣。且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願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

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已，即本此君實已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即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爲正朔，明稱大夫辭也。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

○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赫也。說文：赫，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軀，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赫，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謦然已解，謦與赫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俛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俛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軀。云云，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維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即支解法也。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

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

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割，而檀弓載此事曰：贊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享人等，皆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烹要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今大官宰人，舉漢制以況也。

熊蹯不熟。〔注〕蹯，掌。〔疏〕注蹯掌，○國語楚語云：顧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

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蹯。從采，田象其掌，頤或从足，从煩，圍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

大戴禮保博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爲斗。又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品。亦可。

搃酒。詩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卽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處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博記曰。大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擊。字或作擻。莊子曰。擻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擊也。擊。擊也。音五交反。

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
左傳云。宰夫臚熊蹯不熟。殺之。實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臚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奔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

臣枝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
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闞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禮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春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

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疏〕
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與。善。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賞。切。釋。文。亦。

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執。執。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異。氏。曰。愬。讀。觀。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饗。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

去。君子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獨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爲獨。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白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爲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凡。○舊疏以爲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爲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瘞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

公羊問答云。逡巡有

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遑遑。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巡者。爾雅。逡。通也。管子。桓公驟然逡巡。鄉射禮注。少退少逡也。有作逡巡者。晏子。逡巡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躡循者。莊子。躡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逡與巡通。通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通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侍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實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

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攢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謹。古文作覓。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尙稽遲。頓首尙急速。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

故出〔疏〕

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其當覺悟。云闕。監。毛本。其作冀。鄂本。悟作寤。按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己。先以吾知所過

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忤焉〔注〕忤。慙貌。慙盾知己過。

〔疏〕注忤至己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忤。集解馬曰。忤。廣雅釋詁。忤。慙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陪天不慙。注。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驥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

〔疏〕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麇賊之。注。鉏麇。晉力士。晉世家。靈公

患之。使鉏麇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麇。晉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

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闔門守視者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闔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闔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

曰門守闔曰闔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脫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

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裔焉大國裔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卽至闔門與蓋闔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

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

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

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

闔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俯

而闕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

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低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低文選注引聲類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檻檻而頽聽注頽低

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履注俯低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低注低低也說文頁部低頭也太史卜書頽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頽○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

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楹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屬戶在東屬在西戶西屬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屬之間謂之辰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

方食魚

煨〔疏〕

詩魏風伐檀云不素煨兮箋云煨讀如魚煨之煨正義說文煨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煨是煨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煨舖也从夕食舖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執食曰饗魏風

傳。執食曰噎。然則饗噎皆爲執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夕噎不言執。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庶負羈轡。盤飧倍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煇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煇。掌客。上公煇五牢。則又不必皆執食矣。**勇士曰嘻〔疏〕**此嘻當爲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

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

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者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青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子爲晉國重**

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卽儉也。晉世家云。盾圍門開。居處節。謂此。**君將**

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

君命也。○晉世家。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駟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遂刎頸而**

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衡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麇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槐而死。呂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章注晉語以槐爲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爲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爲勇士自死也。○注

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擊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術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份篇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皆攻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

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祁彌明祁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昧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為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

佺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佺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佺然壯勇貌按說文佺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代代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四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佺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爾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為佺字作

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侂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注侂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侂侂。雙雙。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侂侂。傳侂侂。高大也。書秦誓云。侂侂。夫夫。孔疏。侂侂。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

〔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

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前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

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故陸九級。說文。陸。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詳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爵。彼逃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

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授君劍

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

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頭。不

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即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

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

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昧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

晉世家云。趙盾令先

毋及雞。○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踏階而走。

〔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踏與踐同。一本作走。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走。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走。與說文正

合。則古本公羊作走階矣。公食大夫禮。賈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趙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公羊傳文。當本作走。義當如禮經注。何都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踏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踐。葉鈔釋文。踐作蹶。誤。玉篇。蹶。乍前乍卻。依說文為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注。作跳。云。徒跳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跳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蹶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跳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履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踏猶至以次。○釋文連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離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連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黃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踏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為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踏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踏當作走。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走。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踏階而走。說文無

踏字、走、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走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訓：躡躡、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讀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尙乍行乍止。且躡字與躡躡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疾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踏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數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處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踏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踏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

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

按勸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葵。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葵也。

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狻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葵，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已，舊本誤作周已。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謂之葵。

〔注〕犬四尺曰葵。〔疏〕

注：犬四尺曰葵。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葵。左氏釋文引尙書傳：葵，犬大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敷。山高，大者曰敷山。犬高大者爲葵。犬，說文：葵，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四

旅獻葵。孔傳。四戎遠國貢犬。呼葵而屬之〔疏〕左傳。公曠夫葵焉。釋文。曠。曠本作曠。疏引服虔云。曠。曠也。公乃曠夫葵。使之曠。曠字。曠讀若曠。與曠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曠本亦作曠。但曠曠爲曠耳。說文。曠。曠也。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曠夫葵。按彼之曠。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曠。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按彼之曠。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曠。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葵亦

踏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踏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躡曰跋。〔疏〕注以足至曰跋。

○葉本釋文。躡作躡。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跋。注。跋。退也。以足躡而退之。故曰跋也。玉篇。跋。退也。說文。足部。躡。躡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躡者。謂以足躡之爲戲也。亦作躡。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尙穿城躡鞠是也。 絕其頷〔注〕

頷。口〔疏〕注。頷。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頷。說文。頁部。頷也。頷頷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躡之。遂使葵之頷不能噉也。方言。頷頷頷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頷頷。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絕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合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楊雄。長楊賦。齟頷樹頷。注。音始。玉篇。訓爲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 趙盾頷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圖且出。提彌明死之。注。實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然而宮中甲鼓

而起〔注〕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

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

同義。殺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疏〕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跌而下矣。禮脫屣上堂降階納屣趙盾踐階而走蓋猶徒跌不及納屣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屣跌則是堂何

須云遂跌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趁云鄂本同監毛本趁作趨按紹熙本作趨

〔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而誅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

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昧明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

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

食食其牛問其故曰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顧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醫桑見靈輻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會其牛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靈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真諸秦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飲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饋之與脯一胸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擊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飲桑之餓人也還闕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韓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龍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宣於韓歸而絕糧蓋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聞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醫桑杜注醫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

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叱蒲蘇。呂氏春秋作猷桑。淮南子作委桑。猷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卽爆樂。詩桑柔。持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蓬云。持采之。則葉爆樂而疏。彼疏引爾雅作爆樂。又引舍人曰。毗劉爆樂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卽爆樂之桑。爆樂爲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爲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卽搏桑矣。搏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柔古讀如柔。左傳注。桑之多蔭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載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載者。詩曰。其櫛其翳。經義述聞。木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載卽上文木自弊之載。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踏也。釋文。弊字作弊。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踏也。是弊並與蔽通。翳讀曰燈。皇矣篇。其當其翳。釋文。韓詩作燈。後漢書光武紀注。燈。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燈也。燈。皆謂踏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蔽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踏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踏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載。則是相覆載之本。而非踏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踏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卽食醫桑餒人處。○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暹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東脯。淮南經稱訓。償百羈以壺餐。表其闕。趙宣孟以東脯免其羈。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憎慍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

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左傳云。問其名。居。

曰。

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

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

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被甲也。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卽上車也。

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

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趙盾驅

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

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禍。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執能亡

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是也。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弑。北堂書鈔引作然。靈公。然卽殺字。殺亦音弑。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及患趙盾之

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

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殺梁。傳。趙穿弑公。而後反趙

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卽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章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敗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卽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卽所至賁之。○卽上傳曰。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爲盾宗。盾出穿弑。穿弑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賁之也。通義云。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晉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爲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爲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

者。明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疏〕

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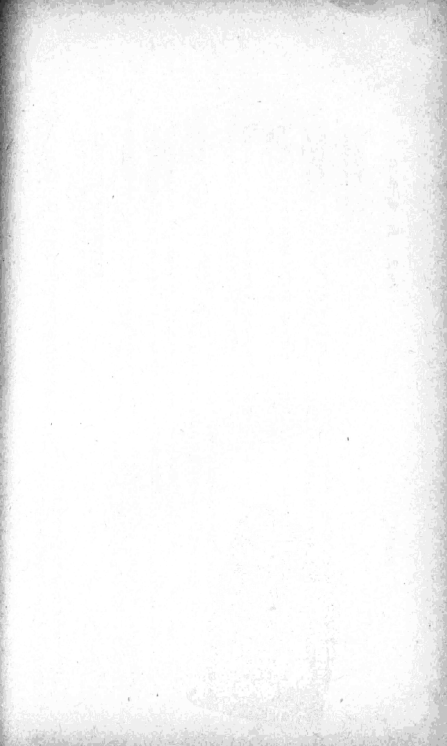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髻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獯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以不書。晉立以見。蓋正夷獯失道。前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蠟〔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即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

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蠟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四十六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爲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宜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

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卽黑壤。蓋二名爲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

澮水
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

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

注据公至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

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疏〕

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調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

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

疾無惡〔疏〕

注据公至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長晉之恥是也按勘記出乃復試恥云閻監毛本試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試遂誤改此爾紹熙

本亦作殺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

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

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敖當誅遂當絕〔疏〕

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

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闕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實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卽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貴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極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遣于朝。介將命。注。謂俟問之後也。以極造朝。以己至朝。志在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數不至當絕。○以數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數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絕於數也。舊疏云。數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執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廟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

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

稱公子〔注〕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

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貶曷為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

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

為弑子赤貶〔疏〕

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彌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彌多矣，曷為獨譏

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注〕据暈終隱之篇貶，欲

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

注据暈至中貶。○即隱四年，暈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暈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十年夏，暈帥師，傳此公子暈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

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

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

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

○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論年君。尙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嫌禍踈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爲弒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貶弒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於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閻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釐助桓。篡弒。入篇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弒。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爲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爲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執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議。謂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爲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故也。聘禮：遂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資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數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讓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待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約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非蒸嘗明者，嫌約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

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

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

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釋至神甯○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

釋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

釋賓尸也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經章注繹又祭也唐尙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

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爲勸于外注訪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訪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爲繹祭於明

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爲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天子九獻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明堂位

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性云：周人尚臭，灌用鬯，鬯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卽灌神，無二事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寔尸爲春秋說文：絲衣箋又云：大夫曰實尸，與祭同日。正義云：釋祭之禮，主爲實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尊釋昨日。鄉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實尸耳。郊特性云：釋之於庫門內，防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防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釋宮云：闕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視祭于防，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防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防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於其堂也。防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防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視祭于防，二是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防。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防，是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僎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鄉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防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與大夫僎尸異者，僎尸在祭日，釋在明日，僎尸於廟之堂，釋則於廟門之防。僎尸但有獻尸而不祭，釋則又祭，故名曰釋。又鄉大夫僎尸，卽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養尸俎是也。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皆禮之異於鄉大夫者。郊特性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鄉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堂，故僎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防之異者，詩：視祭于防，傳：防，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性云：索祭祝於防。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防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防，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防，卽此禮器云：爲防。

乎外注。訪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之訪也。郊特牲訪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素祭祝于訪爲明日釋祭之訪。誤。胡氏培輩備禮正義。疑郊特牲訪與釋對言。明亦正祭之訪。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今乃在庫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訪。言朝。事明是三事。鄭乃釋與訪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實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償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佈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實尸。卽禮之償尸。儀禮校勘記。償。徐本作實。按通鑑償尸之償。或作實。或作償。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償。當以償爲正。實償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償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實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事祭時堂事。償尸是也。其士曰。爰尸。則無文。特性於尸。卒食三飯。後僅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償尸之禮。爰尸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償尸者也。○注必釋至之至。○舊疏云。長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乘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泚醴。疏。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卽天子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償尸之異於正祭者。壇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奠異。實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償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償尸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償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償尸牲體進膳。與正祭牲體進下異。償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異。實尸主人獻尸。而尸醉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醉之於獻視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晰之最詳。故舊錄之。償者禮之意。譯爲償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乏。故次日復償禮之也。○注殷曰。彤周曰。釋。○爾雅釋天。周曰。彤。郝氏懿行義疏云。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尙書爾雅。而說文內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

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顯野
王元本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徒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
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其下仍
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者釋欲道今日所尋
釋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絕彤然故曰
據昨日道今日乃是道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
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
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
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而爲
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嫡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嫡妻云諸侯入爲天子嫡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
夫則以嫡其侯伯入爲嫡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嫡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
嫡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禱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嫡蓋亦避嫌之義曾
子問云嫡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嫡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
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
附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
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
爲尸注尸必卜厭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
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傷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

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隨與？注：合錢飲酒爲醴。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實殷漸文。周彌文也。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楛也。能爲人

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

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

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籥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虞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笄。注：干，楛也。方晉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

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樂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

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義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如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

不言名〔疏〕 注据入至言名○卽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 惠氏棟

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經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堂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黃桴箛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箛後世用竹故爲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郭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

〔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 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

云謹案左傳廢六闕莊子廢一子堂廢一子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闕王肅家語作置六闕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壽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子堂廢一子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廢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

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彌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

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縉而行事

可〔疏〕

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殯卒不經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昭顯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穀梁傳

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按勸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郭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絛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絛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絛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絛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視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誓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啓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絛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絛而行事。鄭答越絛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非大數之後。郊社之祭。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蓬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羸氏。顧氏漢武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羸。正義不得其

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實爵下萃，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壘，博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畫言諸而暮終，贏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窟兮，鯀種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熊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熊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博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皆以熊韻，陵勸音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

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獏獏白獏獏，各有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蓼〔疏〕

穀梁作鄧，釋文鄧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文：蓼音了，本或作鄧，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鄧，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鄧，音了。說文：邑部，鄧地名。从邑，鄧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鄧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文鄧卽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取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取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

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

爰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鄆，勝晉，卽下九年。楚子伐鄆，晉卻缺救鄆，十年。晉人以下伐鄆，冬楚子伐鄆，十一年。楚子陳侯鄆伯置辰陵，爲鄆服楚，是伐鄆勝晉也。其鄆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鄆，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子鄆，本強作疆，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疆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鄆，鄆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鄆，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鄆分，臧氏壽華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緡尾壽星之間，十二次之分，緡尾楚也，壽星鄆也，故曰楚鄆分，故所應多在楚鄆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

左氏作敬羸，故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疏〕

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不繫氏，楚以熊爲氏，羊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闕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繆，至春秋時熊渾，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鬻，名熊，子孫以熊爲氏也。鬻从

鬻米聲。蓋卽革字。錢氏垢說文辭詮說也。楚女或稱芊。左傳文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傳八年用致夫人。注倍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曾倍公使用爲嫡。其卽頃熊與。而者何。難也。〔疏〕

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概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乃者何。〔注〕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注。閏定至克葬。

○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監本吳改。非。下同。國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互。曳。詞之難也。象氣出難。○注

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極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且止。極聽變矣。其雨止爲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詞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眛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詘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

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疏〕

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

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匿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林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劉通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四也。下吳蓋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雖鄭注，謂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緣云，依何氏意，似謂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達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邈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割而行之。蓋謂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卽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壙，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極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極猶未行，兩霽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既魏葬，墓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她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水醫。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

諸侯也。猶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遺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幘幣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輔綽碑窆。儀注既繁。蕨蕨茶盪。工力復曠。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成。此非蓑笠。若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傷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壇。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嘗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雨則不得行禮。故謂之不克也。○注魯諱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壇。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平。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壇。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遽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遽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寇。寇又云。爲無日而懸。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與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城平陽〔疏〕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三十里。本郟邑。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

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為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

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

注月者。四年。田。〇即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〇注不就至得正。〇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彌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為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讓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白天

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爲夫人者。以夫人妻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木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按緯。給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禫給之數。若不三年。則禫給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禫給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藝文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莫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衡。卽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

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

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

子虎從會葬數。〔疏〕

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

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昭。禮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注。

鄭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搆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邾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規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羆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變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

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

通義云：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

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

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曷也。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

故地危之〔疏〕

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逢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

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

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

者故纂也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知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闕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傳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闕監毛本如作於常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爲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獨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歸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墓也○校勘記出故墓也云闕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倍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卒。注：墓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墓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墓辭。故也。墓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

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暇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暇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

校勘記云：宋本國、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

死。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微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澁治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飭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傅會爲此。澁治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澁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公羊義疏四十七

宣十年盡

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据歸謹及闕。齊已取不言我〔疏〕

注据歸至言我。釋文作傳。云本又作闕。校勘記云。閩監。毛本。

闕作傳。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傳。冬。齊人歸謹及傳。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据有

俄道〔疏〕

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檀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

〔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

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

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尙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

物例皆時〔疏〕

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墓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墓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

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宜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讎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辰據屢爲月之三日買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

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屢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卽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

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

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生穆伯穆伯生

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傳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

氏嫌為采邑〔疏〕

注據齊至奔名○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為采邑矣

貶曷為貶〔注〕據外

大夫奔不貶〔疏〕

注據外至不貶○舊疏云即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

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

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被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

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彌也。崔杼以世彌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彌之義，鄭爲飾之，非遺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彌，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彌。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彌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殺，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傳，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鐵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彌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彌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彌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彌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微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彌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彌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僭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弑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彌，不於變證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變書弑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

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

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聘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 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

不稱季〔疏〕

注據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據以爲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

其骨肉貴體親也。〔疏〕

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疏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

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般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爲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爲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爲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蕪。〔疏〕

左氏穀梁作釋，按蕪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爲昭微等部之去聲。釋廣韻在二十二音，爲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固必有一誤。杜云，

釋邾邑，魯國鄆縣北有釋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釋，則釋爲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臾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蕪，役重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

連結百姓，慈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釁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旣，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蕪，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

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

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

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昭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

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實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緩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奪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

故爲信辭。〔疏〕

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爲辰陵，猶夷儀之爲陳儀也。水經注：清水篇，清水又東南逕辰亭，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

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鄭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

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

微舒，見下，憂中國，卽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注〕雖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

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

杜云：欒，狄地。○注雖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潛內

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屬納，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僖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下入陳稱子。〔疏〕

注据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貶曷爲貶？〔注〕据徵

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

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

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駕，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子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

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

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據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

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爲不與〔注〕据善爲齊

誅之〔疏〕

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

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

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傳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言

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微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爲中夏羞也。

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

時不伐〔疏〕

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父，蓋弑字本皆作殺，後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微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貶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書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兵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勳，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

上貶文〔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壞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與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無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

書曰：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齊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爲墓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卽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卽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爲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曰：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甯作盭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

反言納也〔疏〕通義云：据糾及接苗制職之等，皆納使爲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制職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爲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

之爲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

納公黨與也〔注〕

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

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混。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變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

〔注〕據惠至子葬○即僖十年春晉里

克弑其君卓下卽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

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

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

〔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

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輕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恕陳臣子無所復討甯儀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微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育育以爲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爲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恕辭一則泄治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書臣子辭解詰義云何氏育育以爲泄治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秦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

罪也。論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

郟，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郟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數山北，又東合潁水，潁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潁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潁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郟。日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郟，卽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數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卽郟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郟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爲郟水，卽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郟，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郟，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

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偏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爲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

注：据城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疏〕

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

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觀。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蠶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鄭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鄭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辟楚莊也。而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爲禮也。所以爲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敍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寧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 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爲禮。

〔疏〕

注据城至爲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爲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 勝，戰勝。皇

門，鄭郭門〔疏〕

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疆。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

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爲門名。皇，周邑。姜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純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

鄭城門。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塗路。注：塗方九軌曰塗。郭注：爾雅云：交道四

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道四出，蓋衢爲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柅爲衢，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經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檀楊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禮肉袒也。引詩：檀楊暴虎。今詩作檀，詩大叔于田釋文：檀本

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縱則袒，本限借字。詩疏引李巡云：檀楊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楊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禮。李郭說是也。袒去楊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楊也。衣部：楊，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冕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乘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乘羊爲巨隸也。左執茅旌。

〔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

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史記始臯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

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記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取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善芻棘柏爲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爲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難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屬，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此直以茅旌爲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甸區及甸館注：菹之

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篋也。禮士虞禮云。其荆茅長五寸。注。其猶藉也。又云。取黍稷桴于其。注云。其所以藉祭也。其荆茅者。謂荆茅以爲其。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荆者。斷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其說文神部。藉。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其。其以藉祭。鄉師。共茅。鄭注。藉。士虞禮所謂其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其。或作藉。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其荆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其。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据也。茅爲草名。旌則旌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爲旌。旌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注。旌。牛尾。著于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旄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鄭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旌旌也。周語曰。敵國實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旌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茅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鬋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鬋。如鬋之髦。牧誓作鬋。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鬋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旌旌以自比行人。則執鬋刀。又將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菹。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菹。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幟。卽肆師之表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菹爲之。一其之鄉師。一其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鬻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章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屬。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

牧歸莫傳。莫，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莫，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潔白之茅，言以潔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舛部：茅，菅也。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

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特性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禰大夫序從，既入廟門，屬於碑，禰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胙，骨又祭統云：鸞刀羞，是鸞刀爲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鸞。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經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卽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箋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鑑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鈴，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隨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皆神爲先也。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

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

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胤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富部。良善也。無善。卽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虺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翠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

莊王歸之於天。〔疏〕

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皆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爲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

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

漢書禮樂志。沛施註。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況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爲大。故沛然爲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味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

國曰敝邑。〔疏〕

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疏〕

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卽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

毛之地。〔注〕境境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境至

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塿之處漢書食貨志注饒確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境塿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柔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潤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境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磽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確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磽瘠薄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塿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境塿注境塿讀人相境椽之境境塿疊韻字單舉則境亦訓塿淮南修務訓肥境高下注境塿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確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境薄也境塿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

一一一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一老

夫以自安〔疏〕

唐石經畫作耋○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畫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

耋故下文或者此畫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畜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違曲禮有曰耋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耋之說與健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耋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耋者皮膚變黑色如鑽也郝氏義疏云耋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耋釋言云耋左傳正義又

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蓋無正訓故爲六十七八十之異要爲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耄爲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耄老謂其猶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貽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致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請唯君王

之命〔疏〕

左傳鄭伯肉袒乘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

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爲惡言〔疏〕

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譏卿於不令之臣故爲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滿露

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善泉陶護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閻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爲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卽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

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

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注徵喻至於此。○通義云徵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通辭也。經義述聞云。謙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而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運君若此之甚也。徵至於此。卽是枚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搗軍退舍。何訓徵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於此喪人四句。遂使徵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徵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覆。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義以徵爲無。亦迂。不知孔氏較爲直捷。莊王親自

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

旒首。曰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應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有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

其白旌以先。然則白旌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讓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曰旌。云。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旂。又注監毛本作注。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緇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柝部。旒。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旒。如郭義。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旒。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緇。故爾雅作緇。旒。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旒夏也。旒。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旒。旒。光也。龜知氣光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旒曰旒。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注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

攢旋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說文云：纒旆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旆，殷旆也。以帛纒旆末也。雜帛爲旆，以雜色纒其邊爲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夜。詩疏及釋文，旆俱作夜。左傳之蒨蒨是也。旆正字，夜假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旆。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旆。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旆。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卽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旆。郭云：此謂全剃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爲之，置於旆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綵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準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衆。輿衆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旆首曰旆。郭注：載旆於竿頭。如今之幟。亦有旆。詩疏引李巡云：旆，牛尾。牛尾著于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旆上也。其下亦有旆。說文云：游車載旆。析羽注旆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綉，有虞氏之旆也。注云：注旆，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旆，旆，精也。有精光也。綉，有虞氏之旆也。注旆竿首，其形變寒然也。故謂之綉。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綉，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爲旆，旆，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準爲輿，輿，響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響也。義並同。

左右攜軍退

舍七里〔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攜之。注：攜，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爲卽用鄭

伯之茅旆以攜，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攜之。注：攜，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旆，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揮也。从手，摩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故許以旌旗釋麾。假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揮。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學醫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攜，卽彼之麾也。莊王卽持旆以左右攜軍也。說文手部：攜字下，以手指攜爲別。

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遲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慶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

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
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郢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

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

曰扈炊亨者曰養〔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國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

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彌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媵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媵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困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詰也艾草爲防者詞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變作艾穀梁昭八年傳艾圃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隈田獵者必大艾殺野草以爲防隈止舍其中所謂置旆以

爲城門以葛覆實以爲樂流旁提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受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歡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爲給役也。又典記。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爲汲水漿者。專名焉。廛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鄆。廛。樂。卽圍人。舉圍人。卽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廛。從。又云。廛。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廛。圍。同部字。圍。正。字。廛。假借也。廛。爲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廛。爲使。亦不必專爲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遺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爲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靈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賈。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烹之義合。陽卽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爲羔。借羔爲養也。廛。養之。養。通作慈。田。爾雅。羔。養之。慈。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爲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卽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爲。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廛。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卽廛。役。廛。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廛。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廛。廛。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鬻。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誼。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版。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廛。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廛。養。卒。蘇林曰。廛。取薪者也。古。廛。與。斯。通。詩。梓。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廛。圍。也。傳言鄆。廛。樂。是也。漢書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鄆君讀易。兌爲養。以爲無家女行賈。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

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新

序

雜事篇。今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鄆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會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敎。

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

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

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

注杆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杆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杆字。若今食幣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孟飯器也。杆

棹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假杆爲孟。公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卽孟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盤謂之杆。又呂強傳注孟椀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盤圓而水圓。杆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云乘皮設注儷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皮鹿皮。是皆摺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京畿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質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聞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杆皮

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

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篤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二部篤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坐正字篤借字也

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

顧扞皮〔疏〕

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

告從〔注〕從

服從〔疏〕

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

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

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祥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皆從而不敢不詳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會不詳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扞不穿皮不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皆從不敢不詳強不澆弱下云此春秋之教文以質也教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教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

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疏〕

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當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

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語云公言子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

晉救鄭俱在潘厓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也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

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

〔疏〕

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爲用之唯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孫子以偏師陷子暉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知進也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顯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

〔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疆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在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厮役

死者是〔疏〕

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兮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鉉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廕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

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

〔疏〕

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強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管將爲天下差。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是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

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

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

莊王鼓之。

〔疏〕

周禮鍾師。掌擊鼓。變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

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郟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拔舟者。指。指。指。指。舟中。身。指。

郟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

新序雜事

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再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鄂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過渡。郟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掬。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掬。傳。兩手曰掬。又小雅。采。

綠云不盈一掬。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掬。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掬。二掬爲豆。豆四升。則掬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琪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掬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在手曰掬。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掬。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白。說文。白。又手也。从匕。匕。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玉基云。自殷以前。賈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管。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謂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黜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初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者。纒頭形。或从水作沝。方言云。方舟謂之濊。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濊。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濊。舫。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

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爲泝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泝。注：泝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爲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泝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遺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

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

百

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郟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

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

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

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晉：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軌。文

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軌通。廣雅釋詁：軌，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軌晉寇，亦作軌。○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卽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義。

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剗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鄆。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泜。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糜云。敗城。目曰。隳。篆文作。繫。傳云。今俗作。隋水謂落水也。宜陵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選師而佚。晉寇。圖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

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瘦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瘦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

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選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於患。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曰。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

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鄆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公羊義疏四十八

宣十三年

盡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衛。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螻〔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卽上十

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螻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本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壽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

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闕，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

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

通義以上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

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注

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者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宣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鍾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卽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衛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

攜軍。退舍七里。大其平乎己也。〔注〕已二大夫。〔疏〕注已二大夫。○謂華元。子反。事已爲平。故曰己也。發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何大乎其平乎己。〔注〕据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

反故據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以難

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通義云子反楚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

本闚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闚○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闚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昭顯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子堯孫武

子攻城爲攻城之法箭轆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堙訓爲塞引書錫堙洪水今本作堙典此義爲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

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爾 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林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傲真訓析才士之懸注析解也說文

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該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木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吾聞之也。圍者。

〔注〕古有見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

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柑。按。詔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

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酒貯種。注。秣。以粟米飢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驪驄。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銙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銙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柑。說文。竹部。箝。籜也。从竹。箝聲。又金部。銙。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柑。曾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卓超傳。上下銙口。注。柑與銙。古字通。漢書。袁盎傳。箝。籜也。又五行志。注。箝。籜也。又江充傳。注。箝。籜也。以木攝馬口如銙。故曰箝。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蓋箝箝。箝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委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卽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曾持也。銙。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

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木馱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枌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

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氏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即誠實之謂也。韓

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注矜閔○詩小雅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怜也。齊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

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怜也。齊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

幸〔疏〕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幸云僥幸也。按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

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即以情告子之事也。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響也。說文同。詩魯頌閟宮云

莫敢不諾。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即受語辭也。文選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疏〕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令將爲君勉之。注勉勸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季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勸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勞也。注勉勞者如今

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

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色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而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爲告之。〔疏〕毛本子誤則。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唐雅

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

故區爲狀辭。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疏〕

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諸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疏〕

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爲異說文△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被枯園注舍居也周禮

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爲止轉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爲莊王語非何義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

玉篇虫部

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注王雖勉諸子反而意仍不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注〕欲微糧待勝也〔疏〕

注欲微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

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越其禮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微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疏〕

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

莊王

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

平平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

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爲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悛怛之恩，不認銀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義也。繁露又云：雖者曰：春秋之法，庸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慎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感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實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饑，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大其平

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讓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

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

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嬖子反於彭城。兮注：嬖，呂忱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

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說，今訂正。按：昭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倍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爲罪。○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隨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遠古典，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卽僖元年，齊師云云，狄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爲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爲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爲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日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爲易，則書月爲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頡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

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据其滅稱氏〔疏〕

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晉對。舉故注云：据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

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

經義述聞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

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驚：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

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昔書稱變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

〔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釐同中國，當書晉師滅

游氏

突。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

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

當復其氏。〔疏〕

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爲相親愛之義。故廣雅。仁處撫有也。是也。狄人不有。狄

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游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游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游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隨。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爲責辭。游子去俗歸義。爲春秋所聞。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爲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游氏。以爲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游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游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陶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陶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則春秋進游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

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

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

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

者至尊。不得顧。〔疏〕

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諸父。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

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閻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爲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買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君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顯。○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顯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顯。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蠲〔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

十五

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闕，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蠲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蠲，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卽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季，宜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

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慙，牟，愛也。韓鄭曰：慙，宋魯之

間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卽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爲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畷或从十九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

者稅取之〔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宜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亂先王制而爲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賈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

賈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爲貴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

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

合亦非穀梁義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

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擊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言初亦不言稅畝〔疏〕注據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

取其一爲公田〔疏〕

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勸股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曰以興勸利社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勸勸卽以借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勸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股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勸字亦作勸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篇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幣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辭殆未然矣按如姚義卽宜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

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宜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蓼菴厓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雩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郤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石時尙沿殷周之舊何庸華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殆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法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墾廬舍

是百畝之外別爲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注〕

〔疏〕据數非一〇

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

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

以行禮。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爲長。按此及下。小桀大桀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〇注奢泰至桀也。〇舊疏引舊說云。不言射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射。科取其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射者。略舉以爲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

釋文。貉作貉。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貉。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

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二十三乃取其一。則爲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爲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卽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尙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

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大之不致爲大。大猶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變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變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休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

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疏〕

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己不獨甯。民奢己不獨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

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顧父刺。行人乏而鷄變。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譏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

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恩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爲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樂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語經中緩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鄂本闕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驪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饑饉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即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濫溢

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是卽強陵弱事也。鹽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疇，正其疆界，六尺爲步，百爲疇，疇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焉。○注盧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盧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八家得八頃，又公田八十畝，盧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八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盧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經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盧舍五畝，成田一頃十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百，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盧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問注盧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微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盧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盧，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廬卽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道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爲盧舍井廬是也。○注盧舍至市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盧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閩氏若璩釋地輿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郡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

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開交易，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荻字，此荻當作菘，荻者，楸之假借字。楸者，梓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閭監，毛本同。浦鐘云：工誤上，按上同尙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屠，井蠶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案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遂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遺盜之至。遷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蕪，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愷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遂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梓，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衣。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庶人衣綬，綬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綬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車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井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皁老，然於衣絲，其餘則麻，案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七十之異，統言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菽何也？曰：菽，爾雅釋草，蕭、菽注，卽蒿也。菽字當從穀，梁作楛，古楛字，往往作菽。史記貨殖傳，千樹菽，楛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菽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菽之文，駁何氏。直未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應，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應，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應，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應，居也。楊子雲：有田一應，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日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同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

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井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歸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卽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圭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闕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井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彌國家。毛本彌誤。經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典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廩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

肥磽也。彼之爰土，卽此之換土也。爰土，卽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乘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授也。說文走部：趨，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頃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趨田，易居。爰，趨，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窳穢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禁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城邑之居。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之邑居。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廂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廂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廬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矣。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鄰卽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闕里中道，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街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

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勅記云。毛本校改技。按。毛本作技。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宿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序。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鄉人遊於鄉校。卽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楚云。鄉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璠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蓋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望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闕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闕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序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禮記之管。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卽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動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勅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卽今人所用之辯字。辯護。謂能幹辦護衛也。食貨志云。鄉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甸也。鄉長卽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仇也。又犬部。狃。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仇健習騎射。注。仇。強也。仇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辦。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辦。故今俗猶以幹辦稱人能矣。護亦辦意。晉書紀瞻傳。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答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禮。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卽命爲士之義。故文

選注引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尙書大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利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輿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卿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間。能治田事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注父老至官吏。○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蓋卽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禁。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開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

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牛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牛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牛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離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牛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鄆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邵綸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廬。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國廬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廬。與國宅。國廬。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國廬。相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牛。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齊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恆農功。運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廬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間。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垣閘圍。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勤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發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齊

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苟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學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士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刀部。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卽班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間出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走。刀。走者。行也。刀者。鐸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致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

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欲食。勞者欲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述也。而詩亡。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述。即說文之說。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誦歌戲。楊答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翁孺翁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即道人之事也。道。輶。道三字同音。道人。即道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驥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僮誦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詒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政之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取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擾勸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教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卽此之校室。同爲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常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序。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卽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序。注。此序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序者。此鄉學卽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序。王制以序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

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乎僭命焉。王制云：習射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執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鄉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寧。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皆以此詢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淩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讓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遂樂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縣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邠頌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蝮生。

未有言蝮生者。此其言蝮生何。〔注〕蝮卽蝮也。始生曰蝮。大曰蝮。〔疏〕

注蝮卽至曰蝮。○五行志中之

下。冬。蝮生。劉歆以爲蝮蟻。蠶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背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蝮蟻始生也。孟康曰。蝮音虻。爾雅釋蟲云。蝮。蝮。左疏引李巡云。蝮。蝮。一名蝮。蝮子也。郭注。蝮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虻。虻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蝮。復陶也。劉歆說蝮。蠶。蠶子也。董仲舒說蝮。蝮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蝮子。是也。魯語。蟲舍虻。蝮。章注。蝮。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蝮產之。蝮爲虻。蝮之屬矣。今呼蝮爲蝮。蝮子。蝮讀若閩。釋文。蝮。滿。爲反。按。蝮子。今通謂之蝮。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

魯語及祭統注之
蝶別爲一物與

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

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蝶生
僥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

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
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蝶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徵幸

幸

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

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

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
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宣公能變

故就上言之緊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

〔疏〕

注應是至用饑○各本眾作蝶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蝶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
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蝶生屬蠹蟲之孽發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管室稅畝而蝶災自生望鐵論論苗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之說鄧祥且儻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
蝶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發衛州吁弑
君諸侯初信智隱係獲公子鞏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蝶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
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零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

志益驕。去國還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詔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詔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譎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鸛鳴來巢。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錢人衍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即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魯宜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擬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楚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勸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敵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應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隨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而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

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卽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譎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災感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蟲。或蜚鸛鶴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變螺言螺。以不爲災書起其事。〔疏〕

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宜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倖。此倖。加入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螺。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見禮告之蚤。宜於此時立置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諫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螺至其事。○螺爲螺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螺子始生。不能爲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爲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螺。不緣於螺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螺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爲幸之乎。螺始生而民卽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

差經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粟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公羊義疏四十九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左傳

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卽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攜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圖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闕本同監毛本謝作樹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樹蘇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樹字或止作射周邦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

吳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樹本作射邦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樹說文無樹經傳通作謝荀補子曰臺謝甚高秦晉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榭原注臺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封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

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射。荀子王伯篇。注。射與樹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樹字。則臺樹之樹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

號之云爾。〔疏〕

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

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鄭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澗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澗西爲王城。而澗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郊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

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樹。宣王之樹本。

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夷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那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祀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奕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廂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虛。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期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誼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廂，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僉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虛尊。故在前，賤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

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榭者郭云榭卽今堂堦。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應卽後世之堂。漢書胡建傳列坐堂上集解堂無四壁曰堂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卽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序。序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爲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

燒〔疏〕

注据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

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吳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吳至注云重王至

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滅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戚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榭爲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榭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榭。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傳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

藏物之所通曰榘。爾雅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榘。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遷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卽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

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

按勸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緇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樂。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據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達祿釋例云。顏子問魯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疆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

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
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誕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辨子朝之難。
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郟。鄭之地。謂之新郟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
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向使周人實長。證異。修改更始。與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
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
王祖游讓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戾。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
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十字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
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冲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
此以解公羊。其替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
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想自
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部部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
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
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
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
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鄰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

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宜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界所齎。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

五年。伯姬歸于紀之屬是也。此鄰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鄰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鄭發。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

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傳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葛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喪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能受過變窮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有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既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噓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爲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注不月至十年

○舊疏云正以

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風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風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詞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戎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携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鄆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卽夷故僖十四年蔡侯旽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平踐土溫韞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風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旽貴輕故葬但不月而已旽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旽貴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風貉經下探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旽貴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郚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鞏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

強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欽以爲三月晦臘元志姜巖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曆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

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懸仄懸則侯王其肅臘則侯王其舒劉欽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納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納不任事故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晉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繼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秦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足以及厚，不執。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繼繼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儒云：國廬殺僚，公子札去莒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轉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轉兄爲疆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劉，肯爲義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頁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常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錄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苟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禮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齊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

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但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爲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述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鄆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

戕鄆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殺梁傳戕猶殘也投殺也周禮疏引鄆氏齊梓材注同是戕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逢共

盜而殺之。殷敬願釋文。我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殺梁注。投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槿也。打與槿。槿連文。知槿亦有槿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槿訓解。槿是兩字。陸佃謂爲一。曰。槿殺之。槿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槿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殺梁云。投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邪支解。卽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我卽子于卽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輶。春秋我卽子。殺梁傳以投殺。注投爲捶打。方言謂之撻。關西人呼打爲撻。晉魏河內之北。謂撻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投殺。陰言訓。弑死於桃棊。注。棊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則似古有是利。而邪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我。小爾雅亦曰。我。殘也。蓋邪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投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輶也。殺君者輶。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肌體四肌也。假作支。孟子告子篇。脩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盪。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我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我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我。○注言子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邪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邪妻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卽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傳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邪妻人執卽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太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

殺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晉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脊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齊甲戌。月之九日。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實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

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變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證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卽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在此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齊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爲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幣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葬入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具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爲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王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櫜，遂奔齊。

〔疏〕左氏櫜作筮，釋文云：本作櫜，亦作打，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櫜矣。杜云：筮，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

〔疏〕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善其能以禮退。

何善爾？歸父使於晉。

〔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櫜，聞君薨家遣。

〔疏〕注家爲至故也。○左

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

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注〕家爲魯所逐，遣以先人弑君故也。〔疏〕將祖誦，故設帷

重形。

〔疏〕注婦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婦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據乎？曰：說文云：墀，野土也。東門之墀，傳曰：墀，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墀。除地謂之墀。賈公彥以爲四邊委土爲墀，於中除地爲墀。墀內作墀，謂若

三壇同墀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爲墀，疏引服虔本作墀。解云：除地爲墀。王肅本作墀，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墀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墀，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墀，而諸家解從墀，蓋段墀爲墀也。定本卽作墀矣。說文說墀字云：墀，祭場也。

祭場則踏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爲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爲壇位。注。壇位。除地爲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爲壇。封土爲壇。二字自別。而壇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爲除地。町町則壇。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爲壇。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祖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斃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爲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爲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爲將祖踊。爲一時極禮與。

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

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致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

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卽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辟。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愆。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卽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已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道不能歸國。故行變

禮。但三日五哭踊。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槨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時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其間一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紵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紵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喪禮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四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如奔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又凡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實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宜公爲舊君以否。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

介。以士爲衆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

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

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卽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曠也。○注禮稱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稱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闕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戒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

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禫者，善

其得禮於禫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

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

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

○注言至於檟。○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檟，見其得禮於檟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弑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閻監、毛本，又誤。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傳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卽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宜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

人。此逐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敷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公羊義疏五十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

卽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衛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爲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尙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

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

注周二至二月○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變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爲寒甚之

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其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爲周正月夏十一月閏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注尙書

至煨若○書洪範文也。釋文尙書作豫奧。本又作煨。於六反。煨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煨。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奧。亦作煨。又云。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情也。尙書大傳作茶。茶亦舒。玉藻。諸侯茶。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煨若。苟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薄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煨若。今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咎急厥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尙書厥民隤。五帝本紀作其民煨。蓋古文尙書作奧。今文尙書作煨也。釋文引馬云。煨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尙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煨亦作奧。○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疏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置字誤。倒字不誤。按。昭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无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卽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緣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利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家。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抗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恥。公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

注四井至爲丘。○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

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九夫爲井者。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驛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穀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爨五人。殺養五人。樵汲五人。輜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爲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廩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千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難

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顯說亦大同也。○注甲鏡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鏡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注，甲鏡也。廣雅釋器，甲鏡也。○注讓始至鏡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讓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輪亦如之。注，兵輪，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讓之。管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卽一甸，一馬卽一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其實非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獨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令丘出之，讓重敵，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

讓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輜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粥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耨。及寒墾莫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圖。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讓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讓不正也。卽公穀說。然爲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牽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

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頁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鞏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

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卽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卽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

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假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騰器則有整而無縱。注。整之言蒙也。冒也。按。整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

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角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峴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

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為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或曰。貿戎

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

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逆往敗之。亦何傷。按傳載或說。卽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

傳。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晉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闕之世。詳敗于戎。與詳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為不言晉敗

之〔注〕据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賀戎莫敢

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

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魯

王無敵者見任爲王甯可會誓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土之瘠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疴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寶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歆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据歷丙戌爲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

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驛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驛卽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爲新築按趙世家作葛驛紀要又云葛驛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

葛築地
與衛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鞏齊地大事表云通典云鞏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鞏即古之

歷下城即今濟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志鞏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鞏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鞏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

績則在歷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

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摺手即稽首是也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無今本作曹公子手僕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爲正字古有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据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据以難憂內也

〔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

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

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

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

曲練與鞏之戰。先愛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爲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齊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按。昭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爲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鞏。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掣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爲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鞏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殤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殤。昭定之世。或書三殤。或書二殤。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

帥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僖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帥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擊去齊五百里袁婁去

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遠且較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較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爲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壘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讀本同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疑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

不行使乎大夫 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據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

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

注據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

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據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卽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逐逋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

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謂佚欲也。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佚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佚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通。尙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効。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褒。章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爲內諱。故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殽。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敗爲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殽。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鄆。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文故也。

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

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索隱。

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晉郤克投戟逸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

周禮考工記治氏云。載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鈔。注。載。今三錄載也。釋名釋兵云。載。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載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載同是也。說文作載。逸者。說文

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卻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懸。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風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視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實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革弁服。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韎之附。注。或將軍不介冑與。逢丑父

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

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辵。不從辵。諸家說多

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闕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从辵。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辵。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轅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邴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邴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巨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脛。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

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

禮記坊記注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要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傳五

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韐之附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懷恤也伐者賈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田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韋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節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眇者逐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闕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異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

車象陽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

齊世家云逢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

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也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也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閟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

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疏〕

齊世家註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伊齊侯車前

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終結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圖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

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

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蓋即左傳所謂華泉也。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

諱。〔疏〕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夜爲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去。入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爲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僖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

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爲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爲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

已免矣。〔疏〕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

曰。法斲。〔注〕斲。斬。〔疏〕注斲斬。○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此疏引樊光云。斲斲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斲斬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斲斲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剝肝斲趾之性。注斲斲也。文選羽獵賦。斲

巨甕。注引章昭曰。斲斬也。於是斲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

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

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

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齊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奚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卽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貴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貽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閻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過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面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者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董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己酉及齊國佐盟於袁

婁〔疏〕

通義云：此傳覆舉經句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

曷爲不

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據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注〕不書恥之〔疏〕

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韓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

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病也。凡內大夫行，凡病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避所善也。是何氏不

魯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魯爲大國，鄒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疏言或跛或眇，據魯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魯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魯鄒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鄒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鄒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鄒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波可反。二年傳：跛鄒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鄒克跛。此傳言鄒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鄒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鄒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而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魯鄒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佩，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鄒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鄒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成二年傳：魯鄒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楯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鄒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鄒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魯鄒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魯鄒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鄒克跛矣。然則鄒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魯鄒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亦作魯鄒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魯鄒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眇之下。宜爲下使眇者，遂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何卽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鄒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婦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

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卽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爲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

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汲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爲頃公之母鄒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爲國名同宜爲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爲明允何氏以蕭同爲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爲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爲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楮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踊板曰

楮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楮而窺客注同楮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陶唐石經缺釋文作陶云本又作窺按昭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

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鴟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楮○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懸絕而加踊板者皆曰楮矣吳氏變雲經說云說文楮稅也步項切卽今棒字非此義楮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桴桴之爲桴猶桴之爲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楮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爲踏楮从音从手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楮說文作楮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楮音普口步侯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禮階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爲階所以階物而登者說文階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階階階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

雅釋器云。陪版也。陪與陪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踞板曰陪。脫一無字。踞者。說文云。踏也。方言。踞登也。廣雅釋詁云。踞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踞。攝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

則客或跛

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注〕逐。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

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殮。厥明。至于館。〔疏〕

校勘記出逐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逐。木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

公羊傳文。時督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假借字。逐。俗字。按釋文。逐。本又作訝。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逐。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逐。逐。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眇者。眇者御眇者。皆逐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卽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秃者御眇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僂。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兇爲小故。眇而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注。逐。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逐。大夫士逐。士皆有逐。周禮注。此謂朝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逐。卽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逐。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除作帥。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殮。任一牢。在四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任一牢。在四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厥明訝

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禮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彌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彌不俟設殮之畢。卽退也。殮者。鄭云。食不備禮曰殮。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殮。率是也。鄭又云。飪然也。然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連引之。又以飪作臚。彼有熟有腥。此止言臚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性。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卽次未舉火。以熟爲先。故云殮也。按下注亦有新至尙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殮主於熟。故何氏連性臚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聘廟中儀節。故以爲下大夫。與上經帥至于館者同。郤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二大夫出相與踳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

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踳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

注閭當道門○

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爲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爲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禱而守閭互互。謂行馬。閭。其門也。說文走部。週互。令不得行。木如莢。斲。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襄。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閭之政。而淫民說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處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卽周禮之宿互者也。時魯衛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間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爲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踳閭。○詩疏引字林云。踳。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踳。釋名釋姿容云。踳。跛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踳。集韻四紙。踳。隱。踳。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踳者也。方言。踳。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踳。梁楚之間。謂之踳。雍梁之西。凡獸支體不具者。謂之踳。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踳。應劭曰。踳。隻也。踳。隻不偶也。此當讀如擗。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唐雅云。踳。蹇也。蹇。卽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康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注〕知必爲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

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芻蕘至可

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輒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二大夫歸。

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

〔疏〕

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幣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預。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彌爲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

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惟。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

甌。〔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甌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甌玉甌。〔疏〕

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贖同姓子之母爲

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甌爲紀邑。未識卽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甌玉甌。○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甌。甌也。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郭注

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注。甌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甌爲器名。正義云。鄭衆注考工云。甌。無底。斝。方言云。斝。自闕而東謂之甌。知甌是斝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甌亦以玉爲之。傳文玉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甌來。注。甌。玉斝。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取二傳爲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甌。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甌。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爲甌。說文。甌。鼎屬。斝屬。蓋甌以金冶而成。應以陶旗而成者。此爲玉斝。則當作應。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應室甌。當作甌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亦以甌爲器也。

反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

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

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龔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使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也。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姪子爲質

〔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

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爲其見侮戲故也。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

敵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迷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

國佐自荅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割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割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諸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晉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割之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隨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應來則諾此齊以應與晉而曰與我者顧郤克語荅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敵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讓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者東敵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按王氏所駁惠說其爲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鄆之據東衛之敵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然齊卽東其敵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無干也俞氏樾云謹按使耕者東敵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

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敵。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蓋說亦未為得。今按。土當讀為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棗誓。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敵。乃獲。土之為度。猶杜之為敵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段土為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僭。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議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段土為度。學者遂失其義。倍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為質。〔疏〕

齊世家對

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為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為質之義也。請戰。〔注〕如欲使

耕者東西敵。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

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敵齊國之福。

不混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為耕者東敵。蕭同姪子為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

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卽去，亦決戰意也。

郟克、聯、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注〕郟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

辭爲國佐請。〔疏〕

校勘記出既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既，音舜，國監、毛本誤作映，按：昭熙本亦作映，釋文有王乙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映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映是也。○注：郟克至佐請，○左傳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卽會郟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

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

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

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疏〕

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羣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使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逼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逮于袁婁，當在羣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使我北部，敗郟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恒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雖使會而而易使驕者，卽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往伐魯，入其北郊，願返伐衛，敗之新

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羣。獲齊頃公。斷達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備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伯者之餘尊。驕蹇恣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嫂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斷達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達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按勘記出汲道與之盟。云鄂本疊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疊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鬮。注。鬮。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風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遫卒。〔疏〕

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遫。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鞏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

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

〔疏〕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諸。○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雙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陳，傳曰：練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莒田自涿水，繫邾莒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爲有所避也。彼爲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曹。此爲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疏〕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爲泰安府接壤。通義

云：家鉞翁曰：自楚僖王，其公子亦僖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泐，今本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問無事再舉地

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鄆君執于邦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讓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

注據會至人也。○鄆本據作據。當據正。

得

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僂矣。

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

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

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

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僂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僂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爲公諱。沒公文爲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僂本意敵公。故脫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爲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申其事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末。○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卽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緩

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使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使伐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卽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卽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